

乡如 贤泉

沙元炳的沪上情缘 (六)

□彭伟



张睿



余云岫

沙元炳先生追随张睿,兴办实业,闻名一时。作为他在公立医院的继任者,必须也有实干精神。相关人选,如皋当局非常慎重。1927年2月19日(丁卯年正月十八日)《时报》刊出相关信息《医院主任兼代院长》:

如皋县公立医院院长沙元炳,因病出缺。周知事以一时难觅贤望相当之人,昨特函请该院主任黄家政暂行兼代,以维现状。这两句话新闻,涉及三位如皋名人。周知事是指民国如皋史中末任知事(后更名县长)——湖南长沙人周焘,还曾任吴江县知事。另两位是公立医院的第一任院长沙元炳和第二任院长黄季平。周焘考虑到公立医院院长的选拔不是小事,

决定先由黄季平暂时代理院长职务。其实在这则消息刊出的前一天,即2月18日《时报》已经刊出另一则重要新闻《沙元炳逝世之追悼》:沙元炳,字健庵,前清翰林,曾任江苏省议会议长,为如皋地方教育、慈善、商会、清丈、水利等机关创办人……忽于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病逝,地方各机关,订期开会追悼。据如皋苇航书屋所存《沙君元炳哀启》(抄本):1926春末夏初,沙家先后有五六人罹患猩红热,于各处隔离疗养。沙先生为此奔波不堪,又患咳血病、肝郁症,不幸于1927年1月29日离世。再据《医院主任兼代院长》,1927年初,黄季平只是代理院长,因此他接任如皋公立医院院长的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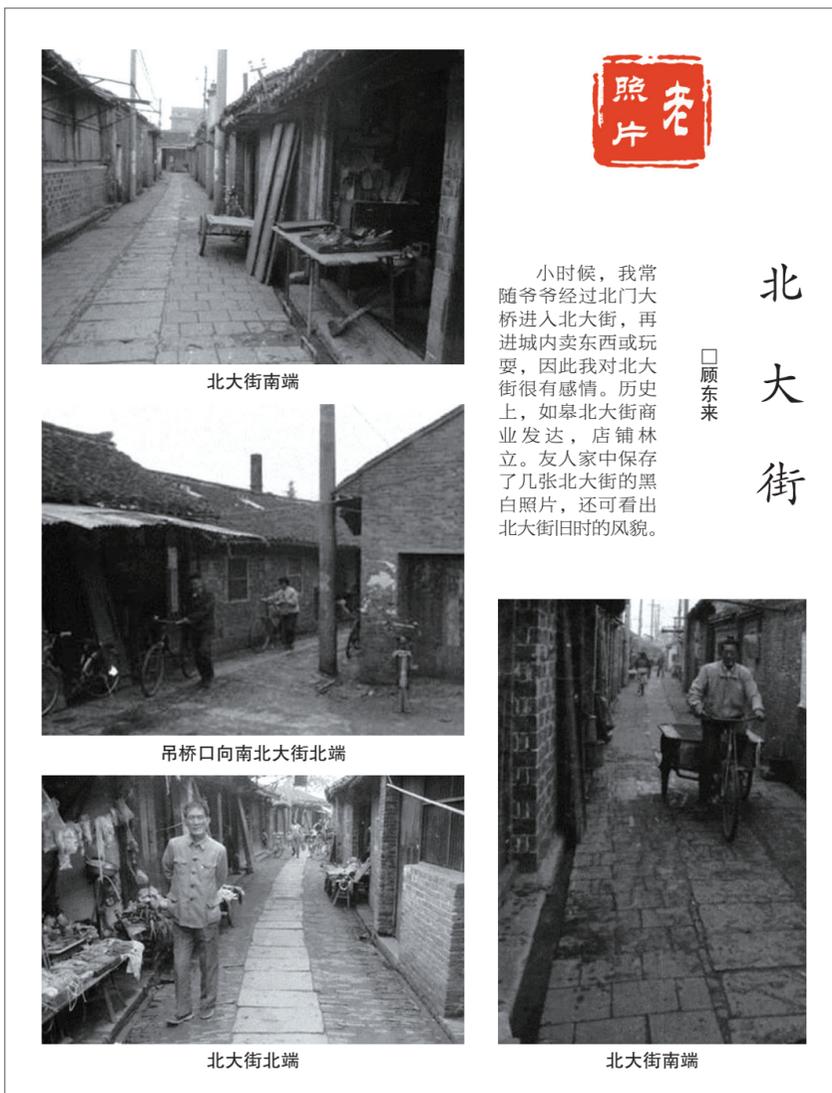
间,应该不是《如皋县卫生志(1384—1990)》所记录的1926年。

1934年1月28日,《新闻报》刊出一则小小《如皋医院宴院董》:

如皋公立医院为筹备建筑传染室及购置X光镜,特由该院院董陈心铭、黄季平,于昨日(廿六日)假陶乐春邀宴在沪院董。到者有余云岫、汪企张、蔡禹门、刘之纲、刘步青等。褚院董因因公赴京未到,席间由陈心铭、黄季平报告该院筹款建筑传染室及购置X光镜计划。各院董均允设法捐助,九时散席。

此时,黄季平诸院董决定建筑传染室、购入X光镜,既是爱国的表现,又达到提高如皋医疗水平的目的。何出此言,《字林西报·北华捷报》等中英文报刊报道,1933年,外国人在如皋建立了中国最大的麻风诊所(如皋圣教医院附设麻风诊所)。在如教会医院又于1935年购入X光机器。因此如皋公立医院的计划,与在如外国医疗机构形成竞争与互补的关系,造福如皋乡民。陈端与沙元炳长子是亲家关系,晚年定居上海。其余几位名医:余云岫、蔡禹门、刘之纲、刘步青,均是沪上医界名流。

同时期的沪上最大的英文报——《字林西报》,多次刊载如皋消息,正是沙元炳先生历史功绩的延续。沙元炳先生,兴办教育,实业,造福乡梓的同时,加快如皋近代化的过程中,也为如皋融入上海经济圈,作出了历史贡献。沙元炳先生尤为后人颂扬的是他的企业家精神——创新、实干、爱乡。时在20世纪30年代,《字林西报》介绍如皋商人时,便用了enterprise(企业、事业心)一词。从此以沙元炳先生为代表的如皋企业家精神,就像广生的火腿、食用油,融入上海,走向世界!



老照片

北大街

□顾东来

小时候,我常常随爷爷经过北门大桥进入北大街,再进城内卖东西或玩耍,因此我对北大街很有感情。历史上,如皋北大街商业发达,店铺林立。友人家中保存了几张北大街的黑白照片,还可看出北大街旧时的风貌。

北大街南端

吊桥口向南北大街北端

北大街北端

北大街南端

古寻 村迹

祝家庄

□马志刚

在如皋西乡众多的古村落中,祝家庄也是一座不大为人所知的村庄,可能是因为相比于周边大村而言,这个村庄的规模属实算是比较小的。整个村子呈长方形,东西长300多米,南北宽200多米,目前住着近百户人家。

草木、水体、建筑,这是形成村庄视觉形态的三大主体元素。与不少古村落一样,旧时的祝家庄也是四周围水,相当于一圈“环城河”,这样的好处是便于防卫。环河之内,有数条宽窄不一的横河贯穿其中,村民皆滨水而居,用水便利。

漫步祝家庄,但见草木繁盛,银杏、榆树、榉树、桑树、枫杨、黄杨、柞榛等诸多乡土树种,在这里都能看到,且高低疏密有致。此外,村内还分布有多处苍翠的竹园,河坡上则开满洁白的芦花,再加上品种繁多的田园庄稼,堪称乡土植物“大观园”。

之所以叫“祝家庄”,当因村内占主体的居民是祝氏。据当地人介绍,祝家庄旧时多为平民,环河之内,原本住满人家,房屋密集,且以草屋居多。解放后,随着时代的发展,过于密集的房子已不能适应现代人的需要。于是,和很多古村落一样,祝家庄的居民也逐渐外迁,环河之内的居住便不再拥挤,一排排的房子之间,间以一条条小水沟,整体空间形态显得优美、从容。

说起“祝家庄”,我往往会想起越剧《梁祝》中祝英台的故乡,以及小说《水浒传》中“三打祝家庄”的故事。在祝家庄,与村民聊起,大家都耳熟能详,对这些故事的发生地也很熟识,而说到本村,大家都连连摆手,讲不出特别传奇的故事。至于村庄的起源,似乎已无从查考。

在村民眼中,祝家庄就是个再寻常不过的村庄。祝家庄的北边是一条宽阔的横向过境河,西连不远处的小龙游河,东接约四里外的焦港河。过去北大河两岸有路,可供拉纤行船。如今,随着这条河道

有多处河段被填,不复运输功能,只留下宽阔的水面,以及两岸繁茂的大树了。

岁月长河中,祝家庄因规模较小,且僻居一隅,并非兵家必争的战略之地,所以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。但在革命战争年代,村里也走出了不少有志人士。在村内的一条主道边,竖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,碑上刻有五名烈士的名字,都是祝姓人士。庄里人用这样的方式,向先辈们致敬。

如今的祝家庄,还有几处保留着旧时建筑形制的老屋,另有一些带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建筑特征的旧房,以及几口上了年头的老井,加上古树与大树,整体依然保留了传统村落的韵味。特别是遍地金黄的银杏叶,为古村落营造了一抹浪漫的色彩。

一位老者告诉我,祝家庄的后生们都崇尚读书,形成了浓厚的修学氛围。不少人学成后跳出农门,成为各领域的能人。现如今,为数众多的教师已成为这座古村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。

一件黄大衣

□韩良玉

一天中午,女儿从城里回家吃饭,看到我床上叠放着一件方方正正的黄大衣,便好奇地问:“爸,这黄大衣是不是今年买的啊?如今大学校园里可流行穿黄大衣,听说还供不应求呢!”我告诉女儿说,这件黄大衣,是五年前冬天,在单位上要夜班,参加治安巡防买的。后来就压在橱底不用,春节前后,天寒地冻,可起了大作用,穿在身上,可暖和啦!

望着这件黄大衣,我的脑海里又浮漾出另一件大衣,村支部书记杨福元给我说起一则感人故事。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,由于家庭贫困,父母又去新疆支边,在如皋中学读初中的杨福元,不得不辍学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。由于他诚实、又肯吃苦,当时大队干部有意培养他,让他担任民兵营长。那年寒风凛冽,有一位来自内蒙古的部队干部,来到村里接领新兵,看到杨福元衣着单薄、蜷缩着身体,冻得瑟瑟发抖,他毫不犹豫将身上的一件黄大衣脱下来披到杨福元身上。杨福元感到温暖

立即传递全身,像春天来到一样。

要知道在那艰难时代,村里青年要想穿一件黄大衣,简直是白日做梦。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,杨福元陪着部队干部到新兵家家访。当村里姑娘看到他穿着黄大衣后,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,既感到诧异,又投来炽热的目光。

就在部队干部带着新兵离开村里的时候,杨福元才依依不舍,又饱含深情将黄大衣还了回去。

杨福元工作上积极肯干、成绩显著,后被提拔为村支部书记。日后,杨支书和村里村民一样,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家里住上楼房不说,两个儿子都进城了,一个开服装店,一个销售红木家具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如今的老支书,虽然已经八十二岁,但身体硬朗,精神矍铄,说话洪亮。如今他每天早晨六点左右发来微信向我问好,这让我既感到温暖,又感到高兴。

一件件黄大衣,见证了时代的变迁,幸福的人生。



讲文明·树新风  
JIANGWENMING SHUXINFENG

